

意料之外

文/王凤芸

娘初到我家时，周末还愿意跟我们一起上山或老家转转，但随着眼疾的加重和体力逐渐不支，娘越来越不愿意出门。她常常一个人在楼下游园的长凳上枯坐，或佝偻着身子蜷缩在沙发或床上，似睡非睡、百无聊赖。时日越长我越能感受到娘的孤寂和衰老，感觉她就像一株快要枯萎的植物，生机在一点一点消散。尤其每每想起父亲生前，只顾及自己那些琐碎、繁杂的事，及至他仓促离世，才体悟到“子欲养而亲不在”的滋味。所以我每天除了上班、买菜，就是赶回家陪伴娘，想办法唤起娘些许的活力。

这样的日子久了，发现自己若是偶尔晚回家一会儿，娘就会心神不定，坐卧不安，她会惴惴然地胡思乱想我不会有啥意外吧。而我也实在对独自在家她不放心。这种双向牵挂状态下，我只能推掉朋友的邀约，老老实实呆在家陪娘，让自己心安，就算后来给娘找了保姆陪她，我也极少出门。由开始的无奈到渐渐习惯这样两点一线，简简单单的生活，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有规律，不再一到周末就往山里、野外疯跑，也几乎不再跟朋友约饭、聚会，更别提出去旅游了。

清明节放假前，老公一直提议说这个季节春暖花开，趁假期去附近地市转转赏赏景，在外住一晚。我原本计划像以前一样，让他和他的同学们一块去，我在家留守。不料临出发前一晚，他跟

我说有个人临时有事去不了，空出一个床位，让我跟他们一块去玩。留状态不佳的娘单独和保姆在家，我跑出去实在不放心，想拒绝老公的提议。老公说：“就两天时间，你尝试一下，说不定你不在家，咱娘还感到新鲜，她和姐（保姆）还自在呢。”听了他的话，想想近一段时间陪伴娘，她消极的状态和言语总是能轻易地惹得我忍不住反驳她，每次满腔热情地想好好陪陪娘，结果却总是不欢而散。说不定我出去两天，给娘留点空间，距离产生美，她真有新鲜感呢，再说我其实也是想出去踏青，挖草弄花玩。想到这些，我觉得或许自己真是过于为娘的状态担忧了，该改变一下，试一试不同的方式，让娘再度体验自己当家做主的感觉，也给自己一些放松和休息的时间。

从答应老公开始，我就既期待即将到来的出行又有些担心娘的反应。谁知当我告诉娘我要出去玩两天时，平时我跟朋友聚个餐也要唠叨我几句的娘，这次竟大力支持我出行，让我尽管安心去玩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有点莫名的忐忑，怕万一有啥意外发生，娘应付不过来。实际上，那两天，除了哥哥的探望她啥事也没有。我在邻市的山水之间徜徉时还牵挂着娘是否一切如常，直到从监控里看到娘和哥哥有说有笑的场景时，才彻底放下心来。

看来，打破固有的生活模式，偶尔尝试一下，也许会有意料之外的结果。

因为深爱，所以惦念

文/车森

或许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曾经深爱的人。因为曾经深爱，所以一生惦念。惦念，就像满天的星星，细细碎碎，攒起来可以照亮整个夜空。

惦念一个人，你会时常想起他，想起他在你失意时，安慰你、鼓励你，那满脸的温柔与关切，总让你心动。

你也会想起吵架后他向你道歉，想方设法逗你开心的样子。想起你任性时冲他发脾气，他却不与你计较，一次次包容你。想起他给你讲过的一些笑话……

虽然这些都已过去了很久，但你始终记得，且清晰如昨，每次想起都会动容。

惦念一个人，你会关心他现在过得怎么样，工作是否顺利、生活是否幸福。当然也会想，他是否偶尔想起自己。

当别人提到他时，你会心头一凛，然后悄悄地调整呼吸，来掩饰内心的悸动。

惦念一个人，有甜有咸、有苦有乐，正是这百般滋味，让你深深迷恋，难以割舍。

其实，心里有个惦念的人，没什么不好，至少在你孤独寂寞时，有人可想，有人可念。

有人可想，内心才不会空荡；有人可念，人生才不会荒凉。

那个让你一生牵挂、一世惦念的人，虽然早已退出你的生活，淡出你的世界，却一直住在你的心里，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陪伴你、温暖你。如此说来，不仅不能忘记他，还应该铭记

他、感谢他。

感谢他来过你的世界，陪你走过一段路，留下一份美好回忆，让你在漫长余生里，心灵有寄、灵魂有依。

这世间，值得你一生惦念的人，其实很少。除了至爱的亲人，就只有那个刻骨铭心爱过的人。

无论当初你们因何分开，只要彼此曾付出了真心，就不存在亏欠，只有无尽的想念。

有读者留言说：“与他分开20多年了，我以为自己早就不在乎了，即使重逢，内心也不会再有半点涟漪。可在他突然加我好友的那一刻，我竟然抑制不住地兴奋和紧张。我故作平静地与他说着话，内心却充满了期待，期待他说没有忘记我，一直惦记我。也就是在这一刻，我才意识到，自己何曾真的放下过他？”

有时候，感觉是会骗人的。你感觉自己早已放下了，不在乎了，其实只是将他和与他有关的一切全都封存在了记忆最深处。

当他再次走向你时，记忆瞬间苏醒，对他的爱也在那一刻苏醒，让你避无可避，只能任由自己的心再一次为他疯狂跳动。

到底是曾经深爱过的人，怎能说忘记就忘记，说放下就放下呢？不过是学会了隐藏真心，悄悄想念罢了。

何以如此惦念？只因曾经深爱。

因为深爱，所以惦念。深爱不过一场，惦念却是一生。

在你心里，是否也有一个曾经深爱，这辈子都无法忘记的人呢？如果有，愿你惦念之人，心中也有你的位置，哪怕很小，至少从未忘记。如此，也算不负曾经深爱一场。



桥 周乐/摄

醒来之后

文/王福增

夏日早上，我在微热中醒来，脑海寂静，没有梦的波澜，心情不好不坏，就像生活，没受到大的伤，也没收到大的赏。

风从窗外拂来，孩子们还睡得香。妻在摆弄手机，无声，却发出不同往常的讯息。

“一夜没睡？”我想证实些什么。

“刚醒。”她迅速击碎我的猜测。

但我不信。就像我总怀疑这个世界。

昨夜的会谈本来没打算召开，因为不会有共识，或不会有太大共识。我就没有勇气发出正式的会谈邀请。

会谈是怎么开始的，我已记不太清了，隐约记得好像是从孩子们的教育开始的。我认为假期可以放开了玩，她则一板一眼地陈述，还是要以学习为主。我们的观点其实并不矛盾，她谈的是现实，我表达的是理想。

谈孩子总有谈累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谈生活、谈工作。

我厚颜无耻地说要做自己。她并不反对，但一再强调，我是孩子们的爸爸、她的丈夫、娘的儿子。我搬出孔子因材施教的典故，说：“我本来就性格犹豫懦弱，你该像孔子鼓励再有勇猛精进一样，鼓励我支持我。”她坚定地阐述，她是一位妈妈，要有家有窝有吃有喝，对于我和我的理想，她在心底还是有一丝欣喜的，但现实总容不得她停留太久。我的无理诉求，最终没有得到想要的回应和结果。

所以，会谈只是会谈，无果。但也弥足珍贵。

又一股风吹过，身体的热似乎凉了，思绪也从昨夜飘回。

女儿搂着的枕头的手不知什么时候松开了，儿子的一只脚又蹬上妻的肚子。妻和我恋爱时的粉白面庞已充斥着深浅不一的斑。我的心头突然升起淡淡的忧伤，很快便眼角模糊。我强行把眼睛闭上。

起床，撩水浇灌脸庞，覆盖眼眸。模糊褪去，我抬头撞见镜中的我，很清晰——头发依然乌黑，眼神还带着光，鼻梁高大挺拔，鼻翼两侧戴眼镜的压痕明晃晃，昨晚刚剃的胡须又潜滋暗长。

娘的大嗓门从沙发上方拐弯抹角而来：“盛饭呗？”是请示，是爱，也是命令——命令我必须吃，命令我必须先在饭菜凉之前吃。

餐桌上，一根根翠绿的豆角拥抱着一片红色的洋葱，均匀地铺在一盏白色的盘子里，很漂亮，但再漂亮的菜肴老吃也会烦。

“妈，从俺姨家拿的豆角吃完了吗？”我夹了两片洋葱往嘴里送。

娘答道：“还没呢。你姑父昨天又送来一捆。”“捆”这个字很清晰，和“把”不同。我收到了。

豆角泛滥成“灾”。我脑海里浮现一垛高高的豆角，我坐在上面，嘴里衔着几根，望着姑父和姨母菜园的方向。

娘又拿来一大个鸡蛋立在我的面前，放在嘴边。她没言语，我也不吱声。母子之间，甚至人与人之间，有时就是不言不语。

“呼噜呼噜，呼噜呼噜”，一碗小米粥，就像一条小瀑布疾速地坠落我的胃中。

胃可能需要我细嚼慢咽，而我没了时间。

时间都去哪了？我带着这个疑问和“咣当”的关门声，消失在娘的眼前，扬长而去。

留下未刷的碗筷和一枚坚挺在白色餐桌上的鸡蛋。

还有众说纷纭、复杂深奥的婆媳关系。

不过，这在我家不成问题。

不知该归功于娘的包容，妻的品质，还是我的“英明”引导？

我认为是后者，不免沾沾自喜起来。

经过门岗的时候，看门的给我一个浅浅的微笑。我咧开嘴，露出八颗牙齿，回一个大大的笑——有点夸张。